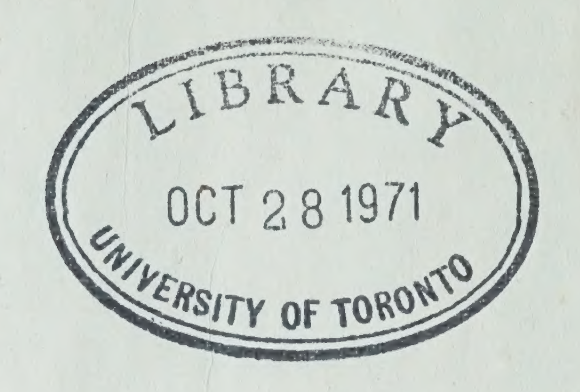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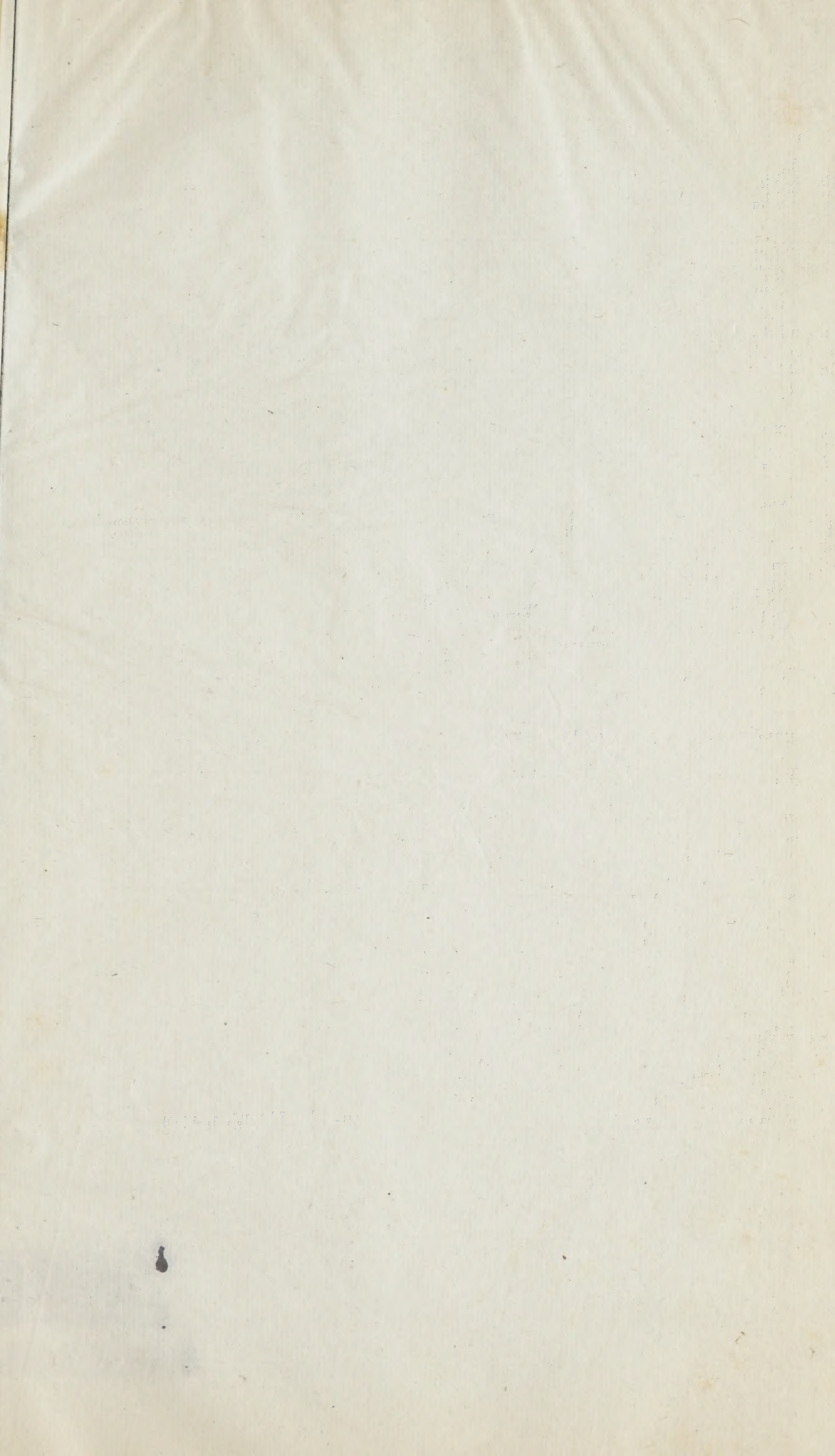






此木軒四書說卷三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論語二

子曰惟仁者章

漢和帝詔。引論語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好惡得其中也。按得其中。即書所謂無偏無黨。大學所謂親愛賤惡無辟也。故以明大居正之義。

子曰富與貴章

欲富貴惡貧賤。人之大情。君子亦不能與人異。所謂吾豈惡此而逃之也。欲惡未便爲惡。惟狥其欲惡之

私。而不能有以自克。乃爲惡耳。所謂人心惟危也。不以其道得之。是人之恒言。貧賤亦言不以其道則道字之輕可知。首節言取舍之分。謂之麤者。非謂富貴貧賤是粗事。不處不去。所急在義利之辨。於體仁之學猶爲粗也。如不恥惡衣食。子路車馬輕裘敝之無憾。緼袍狐貉與立不恥。皆其類也。末節言存養之功。謂之細密者。非謂造次顛沛是細密事。其所以無違必於是者。非有至細至密之功不能也。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屬是也。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先觕而後精也。終食無違。不但不止富

貴貧賤。亦不止是欲惡之累。造次顛沛。其事亦[illegible]
所以處此造次顛沛者精也。取舍之分益明。充其極
則爲聖人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精義入神。不但不
惑於義利而已。解此章者多謬。故畧辨之。
富貴不以其道。如主彌子得衛卿。受齊王萬鍾之類
非謂乞墦壟斷之事也。若十分狼籍之事。則又何待
於審。
不以其道之富貴。是不意儻來。處之亦似不害者。故
以不處爲貴。非謂邪徑僻塗。不待審而知者也。
君子存養之功。純純常常。更無罅隙。從造次皆看[illegible]

見其必於是。造次顛沛皆看他。亦見其必於是。在君子則前後際一般。不是獨把持此處。正如歲寒知松柏。未寒以前。既寒以後。松柏只是如此。顛沛必於是。則不以生死動其心矣。此是極頭處。視聽言動必於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是存養工夫。非離却日用事物。默默照看此心。而後謂之存養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我未之見也。只首尾兩未見語氣相類。若中間我未見力不足者。自是決斷之詞。

何得與上下未見作一例。不知前輩何以憒憒若此。如輔慶源云。洊言用力者之未見。可謂憒憒之甚也。夫子所謂未見者。只緣當時學者多不能如此。夫子望之切。故警之深。不必疑及門高賢。總不足以當之也。好仁惡不仁。剛者。內自訟。好德如好色。皆當如此看。惟求志達道。註謂伊呂之徒。則實是未見爾。

此與樂水章知仁相似。只是各得其性之所近底意思。非謂好仁者不必惡不仁。而知者竟無仁也。

註天下之物。指利欲之類言。非謂好義尚不如好仁。仁統萬善。義禮智信。凡屬天理一邊。皆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這厚薄忍愛。都是做得不停當的。然這兩種過。却如白黑之不可相溷。故曰各於其類。

子曰士志於道章

聖人言士志於道者。不免恥衣食之惡。又以子路不恥縕袍。爲人情所難。不如此知辛苦。不足以爲聖人。正如問何不食肉糜者。定是做不得天子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之心。無所偏主。以義爲主。凡事當做與不當做只看義如何。義所當爲。則勇往以從之。其迹似適。而

實非適也。義所當止。則鎮靜而不動。其迹似莫。而實非莫也。君子之於天下。無不皆然。豈一切恃才智狂氣質者所可及哉。

子曰君子懷德章

懷德是好仁事。懷刑是惡不仁事。懷德見善如不及。懷刑見不善如探湯。

懷刑者自進於懷德。而懷德中有無限妙境。懷土者必至於懷惠。而懷惠中有無窮醜態。君子小人。總沒有滿足的日子。

懷私曰懷。君子懷德。亦是私自念之。不以告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私己而不恤人。故多怨。此夫子警戒小人之詞。

子曰不患無位章

患無位。謂不得其位。則無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患所以立立。爲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莫知。亦是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爲驗。故欲人知己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爲可知。正懼聲聞過情。惟務實之爲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聞者。此等之人。蓋將無所不至。豈復可與言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哉。

患無位。是欲有爲於天下。故告之以患所以立。若只
從爵祿上起見。便不須如此說矣。

子曰參乎章

聖人這箇一。無絲毫欠缺。絲毫病痛。所以千條萬緒。
曲折細微。無不是這箇道理貫通去。更無阻格。更無
遺漏。中庸說至誠至聖等章便是一以貫之注脚也。
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若忠有一毫欠缺。百千箇恕
都做不成。所謂一以貫之者。如是而已。
即如鄉黨一篇。一事是一箇恕。若其所從出之故。則
只是一箇恂恂也。出於此。便便言也出於此。不是恂

恂一箇源頭便便又是一箇源頭。無忠做恕不出。忠有一毫不圓成。少間做出恕來。便都是扁的。如何做得恕成。故曰一以貫之。此最說得親切。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無心而成化。是且不可以一貫言。而況於忠恕乎。但以其理推之。則初無異耳。

曾子問一篇。設許多變事。以求處之之理。聖人於此等處。豈嘗一一預先講究來。隨問隨答。更不須思索。此無他。義精仁熟故也。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非一以貫之。其何能如是。若曾子者。隨事精察力行蓋覺得有窒礙處。便去思索。不敢信心自是。而折衷於聖人。必求用處無一窒礙而後即安。此非枝葉上事。蓋理會身心上事。工夫最爲切要。故能一旦豁然貫通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義則大。喻利則小。故卽子以商賈之民爲至細。無他。所知者利而已耳。

小人喻利。其智識亦有出於常人意慮之外者。此豈天爲之耶。乃是不善用其才之過。所謂非才之罪也。

然于天理上無一毫覺悟。乃所以爲昏濁之至。錮蔽之尤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便思齊。見不賢便内自省。今日如此。明日亦然。是知所見之賢不賢。其等不同。賢是勝於己者。一言一行亦有之。不必定是大賢人。若必大賢而後思齊。則或終身不得見一賢。上一句只虛設矣。

見賢思齊。見不賢内省。見義不爲。見其過而内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數處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徒責其知之不真。而不責其志

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

子曰父母在章

父母年力不同。有稍衰者。有極衰者。而人子之所處亦異。有富有貧。有衆有獨。則是不遠遊者。未可以道里爲限斷也。或千里爲遠。而二三百里爲近。或一二百里。甚至二三十里。即爲遠。而不可遊者。聖人立此一句。一切情事畢該其中。下言遊必有方。則正是不遠之義。蓋事故有必不得已者。大約是王家之事。畏此簡書是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論語文重出者。蒙師多不授讀。此非也。三年無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文曾子引象辭。意似相發。今皆不授讀。即與刪去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年章

壽即是衰。喜懼非兩念。

子曰德不孤章

世教固有盛衰。人材亦有饒乏。但人能自脩仁行誼。雖遇世風極汚。人材絶少之日。亦自有人與相應和。相扶助。不至隻立無偶也。曰必有鄰者。不必多得而不至絶無之謂。若云人性皆善。天下同此心則自此

德。是則人人皆我鄰矣。必有之文。竟成長語。言之奚益。不言奚損。此非聖人意甚明。

子謂子賤章

正於能取見子賤之賢。何得謂專靠別人。正如紹堯得人。非舜之聖。安能紹堯。安能得人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世説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按此言是也。若徒以珍麗取之。則一切金玉之物。便當與瑚璉爭貴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當皆以佞爲有口才。自是好字。故不佞爲謙詞。而或人云然。自聖人惡而斥之。於是人人知道佞是不好字。

孔穎達左氏傳疏云。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按孔君之論善矣。或人稱雍不佞。是謂不能善佞。非惡佞也。夫子則以佞是口舌捷利。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故曰焉用。若夫辯道之詞。論事之才。施於所當用

者。固不得以佞目之。且文莫猶人。尚非君子所急。故直斥之曰焉用佞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無私合理。全體不息。斯謂之仁。一事上要無私。又要合理。事事上要無私。又要合理。至於純亦不已。則全體而不息矣。

大段是仁之作用了。但少細密工夫。只算得是治賦之才。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若只空空說箇何敢望回。也未見得。最是知十知二。

說得分際較然。眞箇弗如處。于此見得分明。雖欲不自屈而不能。此夫子所以與之。

知是真實自知。屈是真實自屈。其不安於不如。而猛力精進也決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聞一知十。是一套事。若另是一頭。則容有所不知。所謂格一物而盡窮天下之理。雖顏子亦不能也。

橋玄傳。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因更其文云。吾與女俱不如也。按此兩俱失之。論語文無俱字。以與爲及義。義雖得通。非聖意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自是真箇欲無加。不是姑且言之。只是不曾向身心上實實體驗。實做工夫。所以輕易說箇無字。夫子猶曰仁吾豈敢。予貢聰頴有餘。德性不若冉閔淳厚。何能及也。然子貢亦言已之志欲如此爾。非便以仁自處也。但順口說一無字。不自覺其甚難。此便是虛而不實。粗而不細處。一聞夫子非爾所及之言。自然有所警而思進。以此知聖人造就之功大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不可得而聞。是極歎其美。猶云中庸不可能也。非必不可得聞。亦非夫子自言。人自不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不如丘之好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也。有顏回者好學。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也。若孔文子之好學。只是耽嗜典籍。異於原伯魯一流人而已。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朱子於三仁章云。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然則子文文子之忠清。所謂未知焉得仁者。觀其毛色。畢知不是鳳也。這裏如何瞞得聖人。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第一次思。已見得箇大概了。再加研審。自是十分精

細。所以爲可。若思之而依舊糊塗。便算不得一思如
何限定再思便可。
固是論是非不論成敗。計可否不計利害。然所謂成
敗利害者。亦以一身一家之私而言耳。若國事之成
敗。民生之利害。則即是是非可否所在。豈得鹵莽做
去。蓋是非可否看得精眘。成敗利害。固在其中也。

子曰甯武子章

此章之愚。如濂溪之所謂拙。是將不好字面說極好
的事。
原沒有兩副心腸。兩番作用。只是遇着事故。便露出

他真正忠愛來。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也。元凱註左傳云。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按孔子所謂愚者。以其心志專壹於君。利害禍福。一切懵然。智巧之士。皆笑其所爲。故直目之曰愚耳。然說論語者。皆以爲甯子佯愚。如杜此註。亦以爲此其愚之一事矣。

伯夷叔齊

鑿空妄作。以欺後世。莫甚於古人。如伯夷叔齊。不知其名。古今所同也。何由得獨聞之。而曰公允云云乎。此類蓋不可勝舉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微生高素有直名。何故乞鄰而與。作此瑣屑事。蓋直者有則曰有。無則曰無。高欲說無。皆恐人疑。已以有爲無。損其直名。故多方取得那物來與他。令人不我疑耳。而不知以此等爲直。自欺欺人。乃不直之尤者。故夫子譏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諂佞險詐。二者人所共恥。而爲之者。習氣熟而蔽錮深也。聖人言此。有提撕警覺之意。蓋人之本心。有終不能喪盡者。患不知其可恥耳。聞聖人之言。亦當猛

省矣。

此兩種人所以可耻者。爲其不直也。夫子嘗言巧令鮮仁。不直則必不仁。且如以言色悅人。以足恭媚人求其稍存愛敬之實心。必不可得。非不仁而何。左丘明耻之者。丘明自言耻之而不爲也。丘亦耻之者。亦夫子自言耻之而不爲也。固非謂代彼人耻。而警人之意在其中矣。

既怨之。又匿而與之友。則是自欺其本心。故爲可耻。不必定是心藏戈戟伺隙而發。若是此等陰賊之人。則大惡而可惡。非直耻之而已。然不耻匿怨。爲此大

惡亦不難。在學者則當察其隱微。如孟子言充無穿窬之心。此聖人意也。

老者安之三句

夫子只是說極平極實本分底話。那知却是函蓋乾坤之句。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居敬節是推原夫子未發之意。謂夫子雖可子桑之簡。而簡有不同。居敬爲可。大簡則未可。夫子之意恐當如此。非是相駮難之詞。反似已智有過於師。而夫子答曰雍之言然。不言吾意正爾。歸美門人。似言起

子者商矣。氣象絕可思玩。

主敬行恕。邦家無怨。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天德也。推之以行王道。則善人之勝殘去殺。仲弓其優乎。夫子之立立道行。顏淵其庶乎。

寬洪簡重。只就模樣說。其所以有此模樣。則以仲弓之德行過人也。

孔穎達詩洵直且侯疏云。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按以侯爲君。此自毛鄭之失。而朱子註論語用孔此句。亦可知以人君之度稱人。不嫌於僭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怒與過對說。亦是微有不合於理。而爲情所使者。雖怒而能不遷。則幾於無我。爲好學之驗耳。如舜之誅四凶。則與天合德。顏子尚未及此。顏子犯而不校。聖人豈復可以不校言。此所謂未達一間者也。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講家以上句指及門。下句泛言之。此不然也。兩句皆指及門。正答哀公弟子孰爲好學之問。不必泥聞字。亦不以重複爲嫌。正要於此見得告本國之君。其言勤惓懇至有如此者。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二句。皆主諸弟子言。不當

泥閒字。以下句爲况指當世。聖人承本國之君。下問弟子好學。不勝情。意深至。言有盡而思無窮。自不能詘然而止。若在他國。或未必如此。至答康子。則但舉氏名。此等處最足見聖人盛德之至也。

子華使於齊章

冉子原思。只是心上覺得不如此便不安。遂斷然行之。只道是本分當然之事。不知其有害於義也。至於市恩以爲俠。矯廉以爲異。純是一團私欲。則小人之所爲。而聖人之所不屑教者矣。

中庸不可能。須是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

能事事到恰好處。二子之過。亦是人欲之私所致。但不是世俗所謂人欲之私耳。

晉書。桓玄達老公乘青牛。即以所乘牛易取所乘。是駕車之牛。與論語乘肥馬同義。非若今之單騎一牛。而謂之乘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日月至焉。亦是學力所致。與常人所謂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有別。

對其餘言。則顏子是至明至健。若對聖人言。則顏子之心。雖明而不免有一毫之蔽。雖健而不免有一息

之間是猶未得爲至也。此正一間未達處。

夫子川上之歎。正是喫緊爲人之意。人心與道爲體不容使之有息。便到純亦不已地位。也只是復其本然。然其要只在慎獨。此是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而仁道絶續之關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閔子辭季氏費宰之命。載於論語。其不肯委身季氏明矣。而家語執轡篇。有閔子爲費宰問政之文。以此知家語所記多非事實也。以仲子觀之。仕季於閔子無害。然使始固拒而卒就之。論語何爲而記其辭乎

回也不改其樂

樂亦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並是對人不能樂而言。若孔顏之心。何自知有樂也。譬如道術之士。及精力壯強者。遇盛暑嚴冬。體氣自若。顧視凡人。不勝其苦乃知異矣。

子謂子夏曰章

註云君子儒為己。又云遠者大者。非是各為一義。不相統貫。蓋惟為己乃所以為遠大。中庸末章以尚絅闇然為入德根基。漸次充擴。以馴致乎篤恭天下平之盛。何遠大如之。為人而學者。自私自利。不去於心。

雖能立功業。致聲譽。而其爲卑暗淺小甚矣。

子游爲武城宰章

留心人才。是聖賢至公至大之心。不論世道盛衰。皆是如此。

此二事自是持身常法。若道他古怪不近人情。便是流俗見識。

不由徑非公不至。士人立身行已。原該如此。非詭僻之行。而子游顧取之也。

禮言送喪不由徑。然則非送喪。有徑可行。由之無害。如澹臺子羽。亦是賢者卓異之行。非謂由之者悉爲

邪僻。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孟之反不伐。一事可取。不論其他。若是僞爲不伐。聖人必有以察之。亦不得以其迹之似而姑取之矣。如晏平仲亦是真能久敬。所以取之。非周旋世故之術幸免于隙末凶終。便瞞得聖人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道不離事物。處事接物。而不察其理。不盡其誠。是莫由斯道也。

文勝質則史

儀禮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注史謂策祝。按論語文勝質則史。正與此史字同。若太史內史。皆掌策書也。文勝質則史。註云掌文書如大史小史掌邦典邦志是也。或云府史胥徒之史。非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便是孔子之言性善。罔非天生罔。都是人爲害之。

樊遲問知章

樊遲未必有窮極幽深之意。其於鬼神。恐只是惑於禍福之事。如臧文仲居蔡之類。

鬼神能爲禍福。此等有不可知者。至於往來屈伸。誠感誠應之理。則無不可知也。

先難該一切言。雖至麤至小之事。但盡心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利。即此一念一事。是亦仁也。以道言。則無精粗。無大小也。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孔子之委吏乘田。會計當牛羊茁壯而已是也。下之則如漂母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亦其近似者也。必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者。非孔子當日教樊遲之旨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達於事理之謂知。若熟於利害。長於機變。此一等人。

不謂之知。其動也徒爲紛擾而已，彼其心長戚戚之不免。何有於樂。安於義理之謂仁。若閉絶物感。專守神炁。此一輩人。不謂之仁。其靜也耽於空寂而已。雖得養生之術。與深山之木石等耳。豈足貴乎。

若聖與仁。仁以爲己任。仁字極大。非一切字可對。此處仁知並舉。却不甚大。如繫辭言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猶陰陽之各一其德也。

孫思邈曰。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按人禀天地之全德。未有優於仁而匱於知者。故宜方圓並用也。方故有常。圓故無滯。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去道。雖有遠近之差。然聖人之意。總見二國皆可至道。魯尤易而齊亦不難。要在於能變而已。齊一變可至魯。豈欲其止於魯而已哉。由此而進於道。孰能禦之者。此立言之意。

齊魯不會做。不肯做。只有夫子會做。却又不得到手。苟有用我之意。自見于言外。

變齊至魯。非是事事如魯。謂齊之風聲氣習。大段不善者。一洗去之。可得似魯。魯所僅存之禮教信義。齊亦有之也。至如魯之衰弱。祿去政失。豈謂一變之後。

齊反同之耶。

功利夸詐。害道爲深。可知秦漢以後。先王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也。

子曰觚不觚章

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此言最爲得之。蓋不必正當獻酬皆發此歎。必是目擊此器。人皆名之曰觚。實乃非觚。故因而歎之。非是無端尋此話頭來說。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在當日皆有箇根因。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爾。董子曰。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觚不觚。名非其名

矣。夫子所以歎之。

韓詩説。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是觚者取寡爲義。所謂孤寡不穀。孤寡義相近。而孤者單身。是寡之極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憂爲仁之陷害。意謂仁道雖美。也有行不去處。故設此問。不知仁道正不須如此。如宰我之說。乃好仁而愚者耳。若謂宰我不知從井救人之非。而眞欲爲此等之事。則失其旨矣。

宰我子貢。穎利畧相似。撰得此問。是其穎利處也。所

謂憂爲仁之陷害者。正是求善全之道於聖人。謂宰我好仁而愚。非其質矣。可不可。俱就驅遣君子者說。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於禮則約矣。約非大本大原。渾然一理之謂也。博文約禮。皆下學事。故曰可以弗畔。

子見南子章

謂孔子不得已而見之。非也。聖人豈受人廹促者。謂禮當見而見之。亦未盡也。聖人豈拘此禮者。只是聖

人自覺得可見而見。非他人所及。亦非他人所知。
子見南子。丹鉛總録謂矢者直告之。非誓也。此與蔡
謨陳字之訓相近。不知予所否者。固是誓詞。不必別
爲之解也。註引所不與崔慶者。正以明此矢爲誓非
臆說爾。
揚子法言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貨。所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
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
下不可爲也。按揚子之言詘身。若柳下惠之降志辱
身。其言未爲過也。注家以揚子臣王莽。擬孔子畏陽

貧。則不可同日而道矣。又云所詘形也。於神何嘗撓哉。如此則褚淵馮道之徒。亦將曰吾神不撓。吾與孔子同道也。豈非所謂賊德之尤者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宰我是憂爲仁之陷害。疑這仁是做不得的。緣宰我是天資近薄一邊。觀短喪章可見。所以如此。子貢則不然。原有一視同仁的想頭。觀亦欲無加之言可見。但其博愛爲仁。不知求之切近。則亦只成一箇虛願而已。

有將病字方字扭合者。其謬不可不辯。堯舜猶病。正

是所以爲聖處。他這箇病。如何可醫得。惟人心痿痺之病除。非恕之一味。可以醫得爾。醫得這痿痺之病那堯舜猶病之病。覺得漸漸深重了。猶病二字。是不自滿足之心。若無此心。便不成堯舜。或乃以方字病字相扭合。如治病者之用方。甚者成病痛病字。謬矣。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既以爲己。旣以爲人。雖同念並與。早已二之。是不然。蘇子瞻曰。寡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斯言足相發明。然則不欲立達人者。謂之能

自愛可乎。其神必泣矣。

一篇訂頑只要人識得大原。存得這箇意思。却去做切近真實工夫。方可漸漸擴充。所謂頑者。即痿痺不仁之別名。如己欲立達。不知人亦欲立達。自私自利非頑而何。非痿痺而何。

手足痿痺爲不仁。言痛痒不相關也。俗謂之麻木。此之不仁。屬於血氣。唯知立達己。不知人亦如是。然[illegible]理之心。壅閼不流也。以血氣明義理。故曰最善名狀

子曰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無他。切而已。不切則欲不[illegible]得已

默只訓不言。謂不靠着言。而自能不忘於心。尤爲堅固耳。非禁絕語言文字。只守箇黑窣窣地也。

惟刻刻防其厭倦。所以更無厭倦。若自覺得無一毫厭倦。更不用省察。不用策勵。則厭倦之根。已伏於不知不覺之中矣。則亦非所以爲聖人矣。

默而識。多學而識。多見而識。皆當作記字解。與君子多識前言徃行正同。邵康節以多見而識之爲別之。云雖多見。必有以別之。義非不精。但與諸處識字不能一例。故集注不用之。

子曰德之不脩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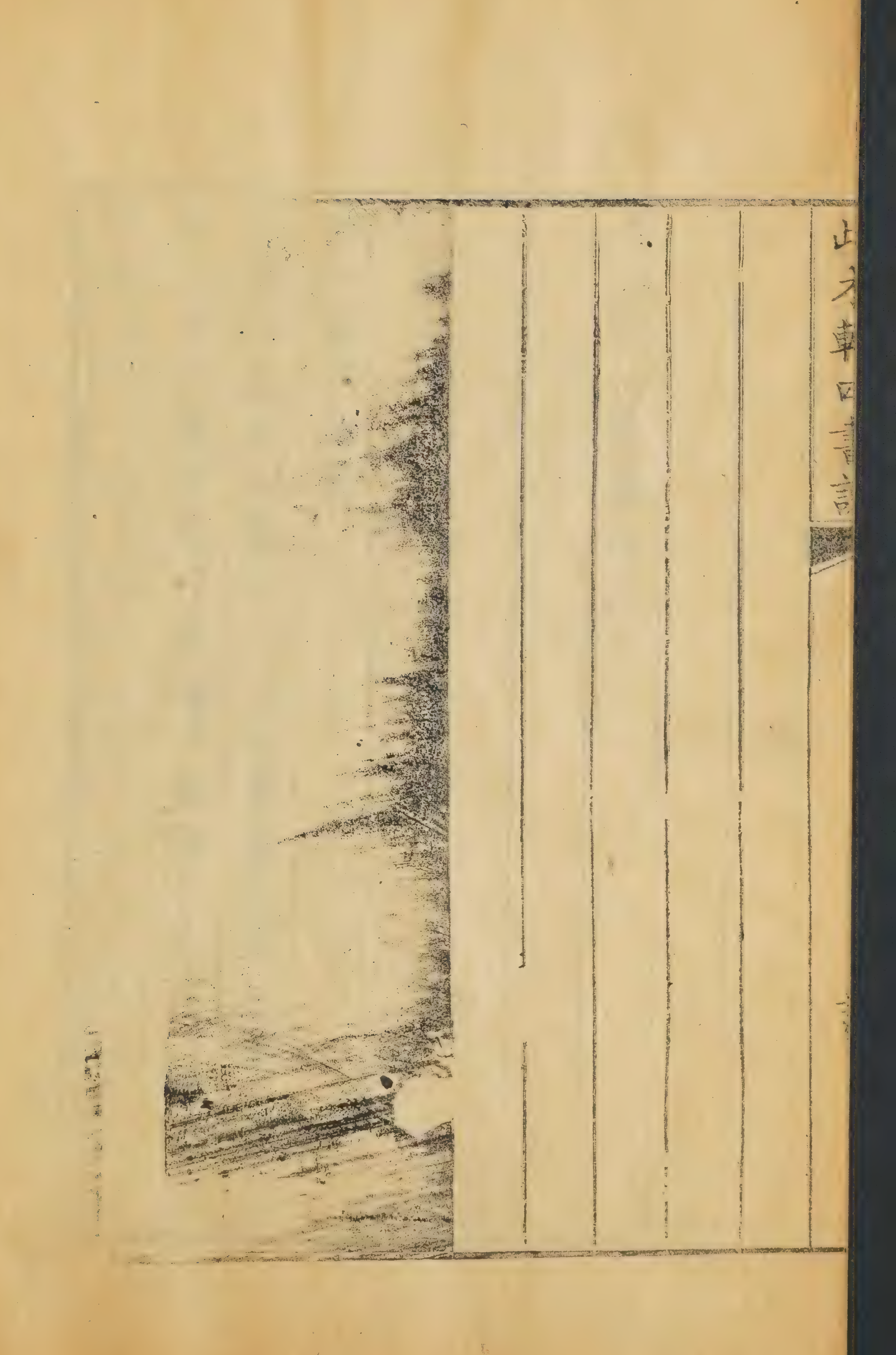
樂以忘憂憂字。與不堪其憂仁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之憂同。乃人心之私憂也。此處憂字。與君子有終身之憂同。即君子存之注所謂戰兢惕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全在乎此。

法言云。顏苦孔之卓。苦字亦下得好。苦即憂也。微特顏子。聖人亦有苦。

或疑聖人豈有一毫不善。既無一毫不善。乃復憂不能改。這憂便不似真心實意了。若道聖人果自覺有不善未及改處。又恐未妥。答曰。世上一種人。不憂到極處。便是不善到極處。不肯改到極處。所謂下愚不

移者無他只是不憂而已。聖人只是憂到極處。便是能改到極處。能改到極處。即是無不善可改。然其所以至此者。無他。憂而已。真心實意憂而已。是吾憂也。聖人豈欺我哉。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三



此木軒四書說卷四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論語三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閒暇無事。胸中太和。自然盎溢於顏貌之閒。有不可揜者。其或有所感觸。如居夷浮海之歎。則不容不改其常度矣。譬如天道。以風和日麗爲常。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孔穎達曰。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静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

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按孔君此論精矣。然聖人豈特不能無夢而已。聖人五情懇惻。倍萬恒常。其夢亦自異於人。周公之見。其精誠之極乎。

呂氏春秋有云。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按如呂說。是以孔子精志於學。故夢見周公。然孔子自言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則是無昔而衰也。故不如集註之說爲得之。

游於藝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非苟爲諷諫而已。學書之要無出於此。未有心不正而能工於書者也。如射及投壺彈琴等。聖人所制以教人者。其意皆是如此。故曰游於藝。藝亦道也。

舉一隅三句

禮記開而勿達則思。郤子曰。願先生微開其端。不善學者。憚於研索。求師盡言。雖日聞所不聞。何益乎不以三隅反。亦由不肯精思。安於昏昧致然。與不憤悱者病則均耳。是知受教之地。不存乎質而存乎志也。

臨事而懼

臨事而懼之懼。是敬慎意。勇者不懼之懼。是怯懦意將字義看得分明。便不相礙。

三月不知肉味

不知肉味。只是極形容聖心之專一。不必以固滯不化爲疑。若聖人眞箇全然不知。門人又何緣得知。只是見其學之之專。更不及他事。故以此爲言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怨猶悔也。猶俗云懊恨也。非以去國窮餓難堪而疑其怨。或者夷以尊父之故。致國於弟。而齊卒不立。無

以成先君之志。已又不得立。重傷先君之心。伯夷不
免有遺恨。齊不自立。廢先君之命。而夷又不肯立。無
以成已之志。齊亦不免有遺恨。如此。則去國未可輕
易。而輙之立猶不爲無說。此子貢再問意也。
求仁得仁。是夫子看得夷齊如此。非二子將仁字横
據胸中。始而求。繼而得也。只是心之所不安者。決不
肯一日居。行其心之所安而無憾。便是得仁也。
叔齊不肯立。不從父之亂命。亦所以成父之德。如此
則衛輙不得以靈公之命爲辭矣。靈之命輙與不爲。不
足論也。

子所雅言章

聖人所常言。實不出此三者。若謂雖不言詩。亦是詩之理。則雖不言易。亦孰非易之理。何以不云雖言易乎。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知人者上詰之事。非君子所以自任也。有以其人之所至來問者。不辭讓而對。是以上詰之所能者。謂爲已能也。人未易知。未易言。又況由賢人而上之。至於聖人。而易知之。而易言之。可乎。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而勿善也。語之曰。女奚不曰。其爲

人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讀者因以子路之不對真失之也則亦未之思矣衛將軍文子問諸弟子之賢於子貢子貢再辭然後對以所知以子貢之明達夙擅方人之長然猶如此甚矣其重也況子路哉況所問者孔子哉必也子路固辭之葉公固問之然後以其所知者謹而告焉而又不間也則子路之不對其爲當然無足疑者若孔子之自言乃假是以明己好學之至尤可見其誨人不倦之實至子路承問於葉公雖能言聖人所欲言猶弗敢也爲其不讓之過甚也

楚縣尹稱公。是爲僭矣。齊未嘗僭王而有棠公。何也

蓋亦當旹之通稱。邑大夫卑。不嫌同君稱耳

子曰三人行章

兩人一善一不善。或不善人有些善。或善人有些不善。無不可從。無不可改。此師之所以必有也。

所謂必有我師者。正謂人能心存爲己。無往非可法可鑑。從且改之。若受教於師然。爲益弘多也。是則以師之有益。譬三人行之亦可獲益。非謂求師只在道路間。不須更擇一人。北面而事之也。若不從師講明義理。即善不善將有茫然不辨者。又何以從且改乎。

學誠切於爲己。遇其人有善不善。自是黑白較然。待向那人身上。苦苦搜求檢察而後得也。然必曰擇者。蓋詳慎之心不可無。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孔子知桓魋不能違天害己。然未嘗不微服而避之。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人方欲殺己。乃堅坐不動。而曰彼無如予何。則無是理矣。

子曰二三子章

聖人之心。不息於學。聖人之身。與道爲體。無行不與者此也。爲不厭。誨不倦。蓋無旹無地而不然。猶懼學

者之不察。如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則深喜之而告以固相師之道。

子釣而不綱章

或云不綱不射。聖人只是無心。愚謂此正見仁人之本心。謂聖人不沾沾以此爲仁則可。若謂全然無心則將曰綱亦無心。射宿亦無心也。而可乎。必不綱必不射宿。則非全然無心可知。

弋不射宿。但以出不意。故不忍爾。有謂釣弋取物難綱射宿取物易者。是不知射飛鳥易。射宿反難也。取之易非聖人所惡。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多聞見擇善而從且識。聖人雖生知。故非虛設此言無事實也。然自聖人爲之。則所謂學不厭智也。如舜之大知而好問察。隱惡揚善。以至執兩端而用其中者。與此無以異也。若學者依此言而盡其功。至於眞積力久。則有所謂雖愚必明者矣。豈不可以爲知之次乎。所謂次者。非是無得於心。以其由聞見考索而入。故謂之次耳。

聖人實是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而又從聞見擇識上用功。所謂生知而未嘗不好學也。但其自承當者。則

只是求知之學耳。

凡言次者。謂迫近不隔遠也。如好學近乎知。亦謂於知爲最近。非差得相近。終莫能至之。

互鄉難與言章

誠心要進見。更無別樣念頭。即此是潔。唯何甚。亦歸斯受之之意。

子與人歌章

周禮疏引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爲之歌齊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謠。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

子曰若聖與仁章

人知聖人之自謙。為聖人之盛。不知聖人之自任。乃聖人之大勇。所以為千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學繼。而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全在此不厭倦兩言。故中庸言天道人道。惟夫子實兼有之。不然。夫子一身自聖自仁。使後學有登天之歎。非天所以生聖人之意矣。夫子自言非聖仁。但能為之不厭。又教人使其為之。先難而後獲也。公西華乃歎曰。正惟此不厭倦者。弟子所不能學。誠知聖人純亦不已。一天道之不息。非勉強力行所得至。然而夫子之意。不喜其作如是言。

不能是誰不能乎。正謂非者一不能。直一不如已之憤忘食樂忘憂故曰語之不惰其回也與。又子貢言學一不厭者智也。而夫子之意。正以學不厭則智自生。好古敏以求之雖悉必明也。總之諸弟子所見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夫子以身立教。則惟曰篤志於學。盡性以至於命。人能弘道者也。

呂氏春秋。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按此與論語若聖與仁。及孟子公孫丑章語意相參錯。所謂勿已者。猶言無已則有一焉。

子疾病章

周禮疏引誄曰云云。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旹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

子曰奢則不孫章

聖人意在惡不孫。註言救旹之弊者。當旹如舞佾歌雍。皆不孫之事也。其實奢之害大。自是一定之理。不論風尚如何。故曰國儉示之禮。不言國儉示之奢也。假如世方儉固。有人問奢儉孰愈。豈得言與其固也寧不孫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小人長戚戚。何必王巨君李林甫一輩。受此極惡。謂當懲創乎。惡惡不如惡臭。好善不如好色。雖終身行善。亦近名耳。彼其戚戚之根故自在。聖人發言之旨。似應在此也。

子溫而厲章

溫而厲。其溫也不偏於柔矣。威而不猛。其威也不偏於剛矣。恭而安。其恭也自然而中節矣。只是極形容聖人溫威恭之妙。

歐陽圭齋云。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溫在其中。此易曉也。

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有所發明乎。按此言聖人盛德容貌。只在一旹。非是三種圖像。溫而厲及恭而安。自可互相包爾爲溫而厲一句意有未盡。故反覆言之。歐氏此段。其義甚精。子溫而厲子之燕居等章。初無事跡。必熟察而形容之。其有得於旹行物生。無行不與之旨深矣。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繁露言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易姓而

子之讓其至德。海內咸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
董子廢易姓之言。似謂泰伯以不立故延商之祚。是
爲讓商。非讓季歷。善發孔子之意者也。
泰伯文王心事略同。泰伯之難在始。文王之難在終。

君子篤於親節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以爲孔子之辭。
周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註王之故舊朋友爲
世子時共在學者。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章

曾子之啟手足。即是守身之效。非但保其形體而不

虧行又別爲一事也。但曾子引詩之意。則但以保身言之。而守身固在其中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謂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斯必莊必敬。無、暴慢之失矣。君子動容貌之道。所以爲可貴也。知如此之爲貴。則所以操存省察。而求至乎此者。自不容緩矣。操存省察之功。在平日。亦在臨旹。然皆在此三言之外。非以斯遠暴慢之斯字。爲用意用力於此也。朱子或問甚明。

三斯字俱就現成說。隨所發而皆合乎道。無適不然

故足貴也。工夫却在平日。

正是整齊振肅意思。正字中有眞有僞。非便是好字。

孔子言俎豆之事。是舉小以該大。此籩豆之事。則專指器數之末而言。

將死而言善。常人固有此理。聖賢則何須如此說。至於大奸大惡。亦不盡然。觀溫公論分香賣履之語可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顏子之問。實有得益處。正如舜之好問。樂取於人以爲善。非一味謙下而已。

量不期大而大。方是真大。世之君子。要做箇大的模樣。如所謂容貌若愚。寬深不測。都是有我之私。去顏子地位。奚啻天淵。

犯而不校。陳紫峰謂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此言疑亦有病。所謂不見物我有間者。謂無物我二視之私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固非謂人即我。我即人。冥然不辨也。犯而不校者。不與之校是非曲直。蓋亦是細小不足計校之事。故忘其是與直在已。非與曲在人。無動於心也。或疑如此則不校猶非大難。不知細小之事。外雖若置之。而中不能無動。是即校也。

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人知乙無可怒。而不能不遷。是知克己之學。非苟知之難。允蹈之難。故曰嘗從事於斯矣。是蓋曾子見賢思齊。自覺有不至而厚自厲也。不見物我之有間。是無彼我之私。非謂人便是我。我便是人也。人便是我。我便是人。雖顏淵於夫子。亦無此理。無彼我之私。則雖於匡人於桓魋。亦只是如此。無我不是全無主張。只是純乎天理。

以能問不能。此五句都是曾子見得他如此。不是顏子自己有箇若無若虛不校的意思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託寄不奪。俱從學問得來。不單靠氣魄氣節。方是箇君子。

論語六尺之孤。鄭注年十五已下。疏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

子曰興於詩章

此章要根小學來說者。蓋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此數年中。已立得箇基本了。從此日漸擴充工夫愈深進。則其得效之次第有如是者耳。非謂小學肯做一

番工夫。便一生安坐享用。更不消費力也。興立成是大學始終之次第。謂其不離乎小學則可。謂小學可以盡得此三項工夫。則不可。

陳同父云。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脈。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按此論先興後立之意甚好。

子曰好勇疾貧章

知好勇疾貧者之易於作亂。則亟當思所以處之。知疾不仁已甚者之必將致亂。則亦當思所以處之。立言之意。皆爲主持世道之人而發。不仁有大小。有淺

深有不容不誅殛者。有小懲已足者。亦有當蕩然肆赦者。視事勢何如耳。未可為一定之說也。

曰疾之已甚。便是過當不合理處。非謂小人亦當容養他。除惡務盡。只要無私當理。何得謂之已甚。何亂之敢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只訓智能技藝。不可將周公一生大作用。都放才字甲裏。才難之才。訓德之用。乃是經綸天地非常之才。兩才字大小天淵。

橫渠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夫大而化之之謂聖。然則

驕吝二者。惟聖人為無之盡也。今人知驕吝之不美。不肯居其名。若仔細體勘自家病痛。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子曰三年學章

學所以得祿。故三年學而能不至於穀者為不易得三年言其久者。人之學不論成否何如。要之利祿之念易萌也。非謂學已大成。有得祿之具。而不志之為難。若論學之功夫。只三年那便得到大成地位。所謂不至於穀者。通三年首尾而言。中間皆當刻刻。俱要體勘。非謂滿此三年。乃當不至穀也。

學所以得祿。故三年學不動心於利祿爲不易得。非謂學至三年。學已大成。而久處困約。無感憤不平之意。爲不易得也。論心術隱微。則三年爲久。論學術工夫。則三年算不得久。

子曰篤信好學章

守死。以死守之不可奪。

危亂之邦。其君相不能用人聽言。雖有扶危定亂之術。無所復施其力。故不入不居。非特爲避禍而已。

子曰不在其位章

孔子對哀公。只云舉直錯枉。不說某某當舉。某某當

錯。三桓當如何。對景公。只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說陳氏當如何。公子陽生等當如何。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

狂而不直

狂而不直狂字。是人之病。與進取之狂。不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聖人克明峻德。盡性而已。盡性者則天之實也。以聖人之德。居首出之位。則有光四表格上下之功化。故夫子仰歎之。

聖人贊堯之大。至於則天。亦只据尚書所記述。非能

鑿空而作是言。此不惟見前聖後聖。心德相契精微之極。亦正足明唐虞史臣見而知之。所以片言隻句。貌得聖帝之真。至為顯著。若不爾者。雖夫子亦何自如親見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唐虞之際。乃盛於周。見得才難。十人之數。取足於婦人。又是難中之難。皆說以唐虞二句專說盛。下二句方說難者來。

自唐虞至周。人才極盛。僅一再見。夏商兩朝。皆所不逮。此所以歎才難之語不誣也。下文又言不足十人

之數。愈見其難也。或誤認註意。以唐虞二句爲歎其盛。下二句乃見其難。然則無此婦人。十人數足。遂不見爲難乎。非其旨矣。註是才之難得也。乃總結之詞。

有婦人焉。漢儒謂文母也。程子以子不臣母。用邑姜易之。按武王所稱十亂。皆文王昔任用之臣。武王因而言之。不緣文母一人。改其舊稱。謂曰十臣。亦何所嫌。若專舉文母。則自無稱臣之理。漢儒於此。非是不加三思。率爾訓釋可知。

歎文王至德。分明見武王有懿德焉。寧必曲爲回護。然所謂懿德者。自是聖人心上有指不過處。不可以

後世取天下心腸。揣度聖人也。

率商之畔國以事紂。則不惟文王一身。自守臣分而已。欲使六州之人。皆凜然知有君臣之義。而不至於潰散也。是昔商之天下。尚未有土崩之患。使紂能撿於厥心。内撫其人。外懷諸侯。則商道猶可以興。此文王之心。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周之德。分明指文王言。有謂武王事之十三載。亦在其内者。其說似巧而拙也。若然。十三載以後。德便不至。亦不足以尊武王矣。湯武有慚德。自是聖人之不幸。夫子豈得而掩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此所謂間。乃是識有不周。力有做不徹處。非如衆人私欲之累。大爲心體之害也。以此觀禹。而亦無之。方見聖人盡道處。若是大段不好的。何消說得。當儉者不儉。當勤者不勤。此不但是間。無足論矣。或凡事偏於儉。或凡事偏於勤。弊亦不小。或當儉而儉偶有一處不儉。或當勤而勤。偶有一處不勤。未免猶有可間。故必合此數事觀之。然後見其無往而非中道之流行。猶所謂天下莫能破焉也。

卑宮室是仍前之制。無所增飾。有圮壞者則亦脩葺之。如此。方是中道。若有意要樸陋。至於已甚。便非。歟

食衣服亦然。後世有焚雉裘者。方其焚之之心。已有
間了。要望其克終。若漢之孝文。其庶幾乎。

達巷黨人曰章

達巷黨人。史記加童子二字。項橐七歲爲聖人師。蓋
相傳有此言。或者孔子偶有所問於童子。童子答之。
人遂以此童子爲聖人師。此等事容有之也。
執。註言專執。謂專精一藝也。若學御又學射。則是三
事。二即不得言執。有謂射御可兼執者。是失言也。

子曰麻冕禮也章

儉吾從衆。非謂冕服事小。不若拜下之禮所關者大。

故俯而從之。正以變古而不戾於禮。故聖人有取焉耳。若使變爲詭奇之服。聖人豈亦以其事小而從之哉。

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也。依字從糸才。疏引論語今也純儉。云絲理自明即爲色解之。

子絕四章

子絕四。但云無私。或云無我。亦得。記者乃更剖分爲四。分外精細。蓋從尋常人心術隱微處體察。見得人人有此四者。最難淨盡。以此去看聖人。真乃全體是學。循環周流。莫非天理。故記之如此。

不但是常人意必固我之私。聖人無之。即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之和。未免倚於一偏。是亦所謂意必固我也。至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昔中而已。安得更有此四者。此所以爲無之盡也。

子畏於匡章

孔穎達云。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云云。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下文云云。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之道。下文云云。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

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按杜孔所云。使孔子制作者。謂春秋未成。已有此志。故於此發其端。此自爲傳春

秋立義。孔子之意。要未必爾。若使制作已備。遭離此難。匡人豈便得而殺之乎。

唐末蘇拯作頌魯詩序云。聖人刪詩定禮。出處行藏。承天之意。非由命焉。不然。論語不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以斯明矣。此見得聖人與天通一無二。

陳留志。孔子困於匡。蓋圍之使不得去。即言困矣。

大宰問於子貢章

超絕。語爲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身納於吳。以入郢功。位大宰。語之才如此。其心悅夫子

稱之曰聖。宜也。嚭與子貢言語交關。傳有明文。論語特不著其氏名耳。必非宋之大宰可知。

陳吳皆有大宰嚭。朱註言或吳或宋而不及陳。以無關大義故略之。然問於子貢者。當是吳大宰也。

多能只是釣弋射御之類。若刪定贊脩。自是一生大事業。不得以此爲多能中事。

將猶殆也。將字意當在天縱之上。而既以固字發端無可著此字處。故置在中間耳。

固天縱之將聖。註云謙退不敢質言者。蓋唯聖知聖非學人所能知。若作斷然之辭。則是謂已之識量。亦

去聖不遠矣。故不敢也。所謂坐無尼父。焉別顏回者。即此意也。自孔子以後。非便無聖人可匹夷尹惠之徒。正以不可將聖字去品目人故爾。

子貢所見。高於大宰甚遠。然玩其詞氣。原是順大宰之意而申說之。却似小異其詞。而不異其意者。此賓主對答之體也。今人不知。竟謂子貢開口便駁倒大宰。以爲快事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聖人看得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限。故曰吾有知乎哉。非謂毫無所知。渾渾沌沌如嬰兒也。

竭兩端。語器而道在其中。語下學而上達在其中。

雖少必作

史記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易少字言童子。意更明了。可知以少為坐者非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仁山金氏謂略見道體。而集註言深知者。蓋對卓立言。則此是略見。其實即是深知。猶子貢所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當昔弟子。蓋有終身不曾見得者。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漢人多作恂恂蓋傳授有異。然以恂恂訓恭順。不如循循有次序之為得也。

博文約禮。古之教者皆如此。非夫子創爲此條例也。觀周禮可見。

既竭吾才。是顔子自言其做工夫。無一毫偷惰處。非謂博文約禮。做得已盡。更無遺憾也。須知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兩句只如一句。竭非竭涸之竭。謂到此更做不得。如所謂臣力竭矣光景者。亦非也。欲從末由。是無所用其力。至如博文約禮功夫正好做。顔子亦正饒力量在。

漢書卓爾非世俗所知。顔注卓爾。高遠貌也。按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正謂其高遠也。揚子曰。顔苦孔之卓。

正是苦其高遠爾。此苦惟顏子親嘗之。曾有[illegible][illegible]。蓋
未解斯味也。
欲從末由着力不得。是着不得勉強之力。非無[illegible]可[illegible]
工夫處。只恁休也。工夫更綿密。更入細。所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未見其止。此中消息愈微耳。

子疾病章

子路使門人爲臣。若不得夫子之言。而今學者。亦未
便覺得子路之非。先王之禮。固有定分。而禮文有義
起者。安知治聖人之喪。不可以門人當家臣。此義理
之所以難精也。

使門人爲臣。議及喪事。則病甚可知。然子路存焉。則非七日將終之病也。請禱之事。則或卽在此旹。不可知耳。竊疑夫子雖病甚。何至便議及門人爲臣等事。意者議出於子路。而諸弟子亦欲聞於夫子。可則行之。故先商論及此歟。

子路尚存。則病得痊矣。使門人爲臣。或子路自請於夫子。或他弟子以聞。蓋古人不以死爲諱。故治喪之事。皆得於生前議之。後之達者。自作終制。其子遵而行之。爲可法者也。

或問使夫子疾病不間。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

累聖德。胡氏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是正之矣。聖人方寸。決不以病而懵也。此說甚妙。與易簀事正可相參。然愚謂倘有此等事。不使得接於聖人之耳目。則如之何。要之於聖人無損。如厚葬顏淵門人自任其咎。不干顏子身上事。易簀事在屬纊閒。愚固亦嘗深思而得其說矣。假令童子不言。曾子不聞。此皆心氣已絕。思慮覺察。俱無所施。雖不得易不害其爲正而斃也。所謂死而後已者。如是而已。聖門諸賢。多知禮明道之士。固決不令子路成此非禮之舉。然以爲足累聖德。則亦過也。正如後世謚文宣。加

袞冕。甚而釋老之徒。援此入彼。亦豈有損於聖人之萬一耶。

無臣而爲有臣。只此一言。折紛紛之口。破庸人之惑由此而論。沃丁葬阿衡以天子禮。成王賜魯重祭。使誠有之。則二君者。其愚而自用乎。細人之愛乎。陷於欺天而不知其非者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舉藏與沽兩說爲問。不知不覺落出箇求字。非便有炫玉求售之意也。自聖人言我待賈者也然。後知子貢之言求爲有弊耳。

子貢言求善賈而沽。意只在沽。謂不韞匵而藏。則惟求善賈而沽耳。非欲如世人之抵掌曳裾屈節枉道以求之也。然才說一求字。便不能無病。便是衒燿之心未忘。夫子所以云我待賈者也。亦所以教子貢也。

子欲居九夷

居夷浮海。有日不忍見耳不忍聞之意。

子在川上曰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與道為一也。語之而不惰。三月不違仁。顏子之所以未達一間也。

鳶飛魚躍。見道之無物不有。是橫說。不舍晝夜。見道之無旹不然。是竪說。然中庸亦有無旹不然意。論語亦有無物不有意。學者做工夫。亦須是隨事精察力行。而體之以不息。曾子之言弘毅是也。

逝者如斯。不可說聖人於此有悟。聖人不待觀此而始悟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章

存疑云。聖人此歎。其在顏氏既沒之後。曾子未長之前乎。愚謂聖人望人進德勉學。其心自是迫切。不容無過甚之辭。所謂未見者。歎其甚難得。所以警學者

耳。不必天下果無一人。然後說未見也。正使顔曾冉閔而在。亦不妨如此說。不爲枉屈了他。吾未見剛者。未見内自訟之屬亦然。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四

